

4 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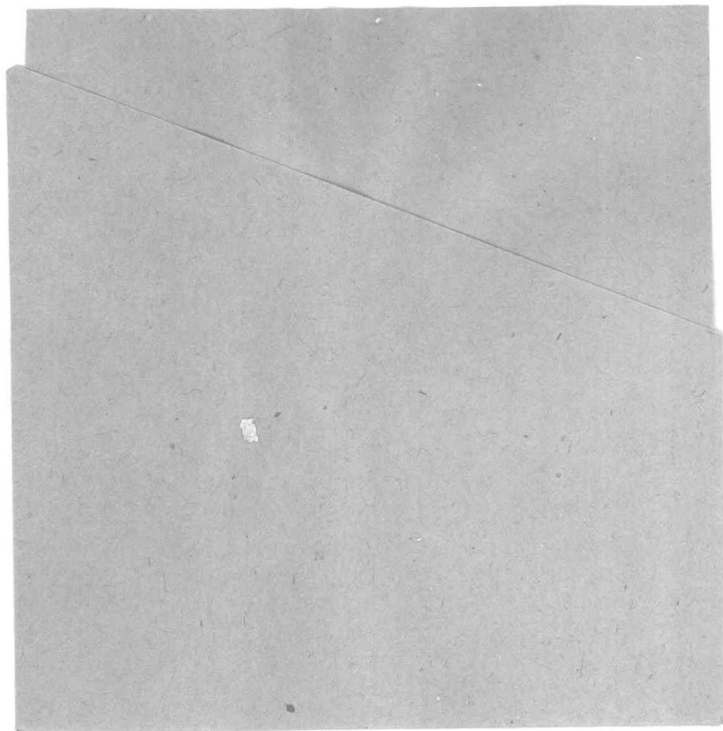
· 特 辑 ·



回忆张大千

附：《张大千外传》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回忆张大千附《张大千外传》 (特辑)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桂霞茹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12印张 307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5013-0225-1/J·23

(书号 8201·65) 定价 3.10元

〔内部发行〕

K 825.1
52

91 0552

编者前言

国画大师张大千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逝世于台北后，台、港报刊登载过不少回忆他的文章。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我们才筹备成立“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并决定编印“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在着手搜集资料时，距张大千逝世已逾两年，所收资料上限定在八四年出版的刊物，因文章内容多为其故交忆往漫谈，乃以《回忆张大千》作标题，汇为一辑。

此外，我们又选收了台湾作家戚宜君撰写的《张大千外传》。戚文对张大千的身世、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都有陈述，是比较全面介绍张大千的著述。



22199635

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目次

张大千的一生	朱岐山	一
大千先生两周年祭(待续、续完)	张孟休	三
张大千二三事	黄大受	一六
画坛怪杰张大千(上、下)	王成圣	一八
张大千二三事	张法乾	二五
我与大千先生	易大德	二六
画杰人豪一大千——从大千诗词看大千心情 与生活(一至终篇)	乐恕人	二八
张大千趣谈	乐恕人	五一
张大千的兴趣与烦恼	乐恕人	五五
张大千做和尚趣事	彦士	五八
张大千外传(一至终篇)	戚宜君	五九
一代奇人张大千	王成圣	一六〇
张大千“姬人”杨宛君的故事	陶洛诵	一六一
文武昆乱不挡(于非厂赞张大千)	包立民	一七二
张大千与周企何	陈国福	一七六
心甘情愿受徒刑——永久怀念张大千	李永翘	一七九
张大千在美国	王天循	一八五

張大千的一生

朱岐山

張大千名爰，字季爰，別號大千居士，四川內江人。

民前十三年（一八九九）一歲，農曆四月初一日生。

民前七年（一九〇五）七歲，由長姊啓蒙教讀。

民前一年（一九一一）十三歲，入天主教福音堂學校，接受新式教育。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十六歲，由內江到重慶，入求精中學，肄業二年。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十八歲，被強盜綁架，強迫擔任盜首的師爺，經歷百日始脫險逃出。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十九歲，春，留學日本京都學習染織。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廿一歲，由日本回到上海，拜名畫法家曾熙及李瑞清爲師。同年，因未婚妻去世，看破世情，出家當和尚，爲時百日之久，取法號大千。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廿五歲，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個人畫展。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廿七歲，父親逝世。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三十一歲，任第一屆全國美展幹事會員。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卅三歲，與二兄張善子赴日，爲唐、宋、元、明畫展審定作品。

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卅四歲，全家寓居江蘇蘇州。

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卅五歲，應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徐悲鴻之邀，任教授一年。參加巴黎舉辦之中國近代畫展。

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卅七歲，首次在英國伯靈頓美術館展畫。

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卅八歲，「張大千畫集」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集前有徐悲鴻序。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卅九歲，中日戰起於北平，受日人軟禁。翌年逃脫，返回四川。

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四十歲，爲避日人迫害，離平回川，居灌縣青城山。

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四十二歲，赴甘肅敦煌，面壁三年，潛心臨摹六朝、隋唐壁畫，畫風爲之一變。

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四十五歲，「大風堂

臨摹敦煌壁畫」在成都出版。

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四十六歲，在成都、重慶展出「臨摹敦煌壁畫展覽會」，極獲好評。

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四十八歲，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舉辦之當代畫展。又參加上海畫展。

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四十九歲，上海畫展。「大千居士近作」一、二兩集在上海出版。

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五十歲，歲末在香港開畫展。

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五十一歲，首度來臺舉行畫展。接眷避難，暫居香港。

民國卅九年（一九五〇）五十二歲，年初至印度新德里開畫展，榮獲國際稱譽佳評。僑居印度大吉嶺。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二）五十三歲，由印度回香港，舉辦畫展。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三）五十四歲，夏，由香港遷居南美阿根廷桑多薩，名所居曰「呢燕樓」。在阿根廷舉行畫展。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五十五歲，在臺北畫

展。

民國四三年（一九五四）五六歲，遷居巴西聖保羅，營建「八德國」。

民國四四年（一九五五）五七歲，「大風堂名蹟」四集在日本出版。在東京畫展。

民國四五年（一九五六）五八歲，首次赴歐。在巴黎舉行臨摹敦煌壁畫展及近作展。在尼斯與畢卡索晤面論畫。

民國四七年（一九五八）六十歲，紐約國際藝術學會以張大千在巴黎展出的「秋海棠」一畫推選為當代偉大畫家，並贈金質獎章。

民國四八年（一九五九）六一歲，在臺北畫展。週遊歐洲。以作品十二幅參加巴黎博物館成立之永久性中國畫展覽會開幕禮。

民國四九年（一九六〇）六二歲，在巴黎、布魯塞、雅典畫展。

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六三歲，日內瓦、巴黎畫展。

民國五一年（一九六二）六四歲，在香港畫展。「張大千畫」出版。

民國五二年（一九六三）六五歲，在美國展出之巨幅通景荷花以美金十四萬元售讀者文摘社

，創當時國畫售價最高紀錄。

民國五四年（一九六五）六七歲，倫敦畫展。

民國五六年（一九六七）六九歲，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張大千近作展。張大千以敦煌壁畫自摹本六十二件贈送國立故宮博物院。

民國五七年（一九六八）七十歲，回臺北。中華學術院院長張其昀博士頒贈名譽哲士學位。謝家孝著「張大千的世界」出版，為國人第一部系統介紹張大千之專著。

民國五八年（一九六九）七一歲，由巴西遷居美國加州之卡美爾，居所先為「可以居」，後移「環畢廬」。

民國五九年（一九七〇）七十二歲，患目疾。西德科隆畫展。回臺參加中國古畫討論會。

民國六一年（一九七二）七十四歲，舊金山砥昂博物館舉辦四十年回顧展。

民國六二年（一九七三）七十五歲，洛杉磯近作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回顧展。

民國六三年（一九七四）七十六歲，東京畫展。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頒贈人文博士榮譽學位。

民國六四年（一九七五）七十七歲，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早期作品展。參加漢城「中華民國當代

畫展」。

民國六五年（一九七六）七八歲，元月回到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於二月舉辦張大千歸國畫展；九月再辦歸國定居畫畫欣賞會，並出版「張大千作品選集」、「張大千書畫集」第一集、「張大千九歌圖卷」等畫冊。

民國六六年（一九七七）七十九歲，「張大千繪畫藝術」紀錄影片拍攝完竣。歷時五年編成「清湘老人畫編年」，在香港出版。回臺定居，在臺北市士林外雙溪新建「摩耶精舍」。

民國六七年（一九七八）八十歲，高雄市舉辦張大千畫展。

民國六九年（一九八〇）八十二歲，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張大千書畫展。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八三歲，繪「廬山圖」長卷。

民國七一年（一九八二）八四歲，四月二十五日獲蔣經國總統頒贈「中正勳章」。

民國七二年（一九八三）八五歲，四月二日病逝臺北，四月十四日遺體火化，四月十五日蔣總統經國明令褒揚。四月十六日骨灰葬於摩耶精舍的「梅丘」之下。

大千先生兩周年祭

張孟休

張大千先生逝世於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轉瞬就到兩周年了。他給我的印象極深。他的美聲、雍容氣度、宏亮的川音都是很突出的。雖然有多年不見，每念及他時，他的音容笑貌，仍是歷歷如在眼前。我一生愛好書畫，幾十年來在所認識的名畫家中良師益友為數不少，但是大千先生給我的影響最深、指導最多、幫助最大。

在大千來美以前，他已有許多老朋友在紐約了。第一位是王季遷先生，他是大畫家吳湖帆先生的傳人，藝術造詣極高，當時周郎年少，英姿瀟灑，翩翩如玉樹臨風，但已躋足於第一流畫家之列。他收藏豐富，鑑別古畫眼力過人，老於此道的大千也表示折服。近年他畫山水，丘壑嶙峋，別開生面，獨創一格，國際聲望更隆。我在一九五〇年左右常向他請教。那時在周末到他的畫室習畫的除我而外，有李述初、卓季來、蔣中一、項麟吾諸先生。一九五四年內人朱家華女士到

紐約後，曾參加多次。季遷夫人鄭元素女士亦名畫家，兼擅昆曲。家華幼年在上海曾與友輩組票房唱京戲和崑曲。聲舌是崑曲泰斗，笛子吹得好，在國內時梅蘭芳常向他請教崑曲唱法。他們三人湊在一起常拍曲子。所以王府的周末可說是「有聲有色」。

其次是汪亞塵先生，他早年留學巴黎習西畫，當時任上海新華藝術學校的校長，以畫魚名噪一時，作品極生動，有人說他畫的金魚尾巴會動。他於抗日戰爭勝利後，代表藝術界攜帶國內名家的畫來美展覽。我常與亞塵過從，看他作畫，有時在他的鼓勵下也塗抹幾筆。他對大千推崇備至，說「大千來紐約就有辦法了，他用筆、佈景、設色都已超凡入聖，到美國一定吃得開。」那時美國人對中國畫遠不如現在這樣重視，我國名畫家來美均感不易有所作為。亞塵曾將他帶來的三千作品借給我研究臨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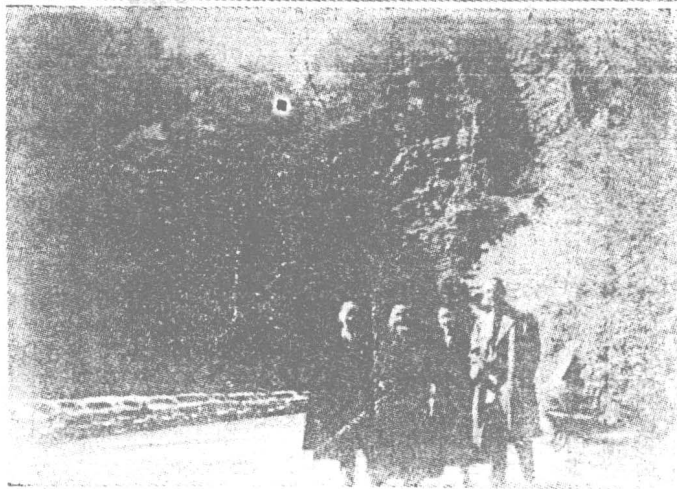
再其次是王濟遠先生，他也是早歲留法，曾任上海美專的西畫系主任，到紐約後創辦華筆畫

畫學院，開設繪畫和書法課程，桃李滿門。大千來美後，見他年事漸高，無人照料，才託香港朋友幫忙設法把在上海寒窗孤守了十八年的王夫人顧淑娛女士接來紐約。記得家華初到紐約時，濟遠一定要送我們一幅畫，叫我們自己挑選，結果由大千代為選了一幅牡丹，鮮美可愛，確為精品。

除這三位畫家外，還有收藏家王文伯（徵）先生，他是一位老前輩，與胡適之、蔣夢麟等先生同一時期在美國留學，歸國後在教育界和政界歷任要職。他飽學多才，對古畫甚有研究，鑑別力極高。

大千來美後，同他們四位都過從甚密。他每次到紐約與這些老友擺起龍門陣來，非常起勁，沒有個完，好像回到老家一樣。後來他把紐約作他在北美的大本營，每年來幾次。

一九五三年初大千先生首次來紐約。我們得



到他來的消息，都很高興，屆時集合了一批朋友到國際飛機場去歡迎。那晚上大霧，等了很久才獲知飛機因霧不能降落，已經飛到華盛頓去了。大家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那晚上謝壽康先生設宴為大千接風，預備了一桌佳肴。他善烹調，親自下廚做了許多別致的菜，結果貴賓未到，由我們接飛機的人飽餐了一頓。正進餐時，新聞界名

張大千（左二）、王季遷及其夫人鄭元素（右）、汪亞塵攝於沃斯特金峽谷入口處。

上圖：張大千先生與本文作者一九五三年同遊紐約州北部觀賞紅葉時攝；下圖：

記者毛樹清先生等聞風而來，也到謝家撲了一個空。那時大家最焦急的是這位老先生語言不通，糊里糊塗被送到東京，不知將如何辦理。幸好那時飛機乘客不多，航空公司服務周到，大千幾經轉折，終於到了紐約。

這一次我只陪同大千去波士頓走了一趟，有季遷伉儷和馨吾同行。波城美術館收藏中國

古畫很多，世界聞名，其中閩立本的「歷代帝王圖」最為寶貴，與倫敦博物館所藏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均為稀世之寶。我們去參觀時由在該院任職的曾憲七先生招待。展開名畫之際，見有該館收藏一幅大千畫的山水，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後來大千把他在那年一月裏畫的一幅山水贈送波士頓博物館，畫上的題詞如下：

觀公解脫歎無方 蹴踏層霄禮象王

撒手定知能接引 到頭應與住清涼

觀光久賤三生石 復海勤求一葦杭

莫倚閭浮看淨土 人間彈指有滄桑

偶憶峨眉舊遊因寫洗象池回

望華嚴頂青衣岷江山水回環

線繞如欄柵間物也

癸巳元月 蜀人張大千爰

我們還參觀了哈佛大學的中文圖書館，這是美國藏中文書籍最多的圖書館之一，主持該館的裘開明先生尋出四川內江縣誌給大千看。然後到玻璃模型博物館和其他處所觀光。這幾處都是楊聯陞教授陪同去的。看完到他府上拜訪。聯陞夫人預備了許多很好吃的菜肴和麵食，大千極為讚賞。聯陞多才多藝，凡是文人雅事如吟詩、唱戲、繪畫、寫字等等是樣樣精通的，他家裏文房四寶紙墨筆硯齊全，飯後休息時就搬了出來。大千一面擺龍門陣，一面揮毫，畫了一幅瀟灑的山水贈送主人。那天玩得很好，吃得好，畫得好，談得也高興，可謂賓主盡歡，有詩為證：

攬鬚痛飲一座驚（所飲是水）

挽袖揮毫多媚媚（具兩性美）

橫生姿態看++(即是菩薩)
頂上功夫談蟲屑(讀如備戲)

一九五三年四月

張大千先生與項聲吾先生張孟休先生
王季遷先生暨夫人同來波城看畫幸
得陪遊紀以小詩用博一粲謹呈

大千先生 楊聯陞草

三

一九五三年秋天，大千先生第二次來美，我陪他往遊尼亞加拉瀑布，同行有王季遷先生伉儷和汪亞塵先生，順道遊覽了霍伊巨穴及沃特金斯峽谷。沿途紅葉滿山，艷麗奪目，大千讚不絕口。

霍伊巨穴(Hoe Cavern)是地下的大洞，不很深，下去步行不久，見谷底有小溪，登舟前進，兩岸巨石羅列，奇形怪狀，美不勝收，至盡頭處有瀑布高懸，別有天地。大千雖曾遍遊名山大川，見多識廣，亦仍撚鬚領首，歎為觀止。但是地洞裏瀑布的水從何處來？溪中的水又流到哪裏去？不免令人懷疑。我們出洞後研究一番，才拆穿了西洋鏡。原來附近有一小湖便是水源，溪內聚集水量過多時則用電力吸水機排出，設計頗具匠心。

沃特金斯峽谷(Watkins Glen)是具體而微的長江三峽。谷底有溪流，兩岸都是懸崖絕壁，抬頭只看得見一線天光。我們從山頂入谷，沿溪流徐行，瀑布很多，何止三疊四疊。道旁還有懸空流下的珠簾瀑。谷道迂迴曲折，又秀美、又雄

壯。大千驚為仙境。同遊的幾位大畫家，都認為沃谷是極難得的美景，可以入畫，但也同意要把它畫出來却非易事，取景布局都是很難的。大千於一年後將沃谷的景色繪成了一幅極精美的青綠山水寄給我，並在畫上題有七絕一首：

一千里路盡丹砂 錦爛休誇二月花

却笑葛洪無眼界 區區句漏乞移家

甲午十月為

孟休宗兄寫

記去秋同看紅葉之遊也

大千居士爰

「句漏」是福建境內的名山，相傳為葛洪煉丹處。大千對沃谷的評價似乎比句漏較高。

這是一幅極精緻的工筆青綠山水，約十七吋高、十四吋寬，畫在泥金底上裱有一層幾乎透明的蟬翼薄紗紙的冊頁上，用石膏、石綠、朱砂、赭石等顏料繪成。前景是溪邊石岸，中央紅樹二株，另有綠樹一株向右傾斜，樹後不遠處溪流下瀉成瀑，左下角有高士二人立石岸向遠處觀望，其對岸有一人隔岸佇立。中景有石橋一座，橫跨溪流，上有遊客五人或行或立。遠景為峽谷兩岸絕壁，紅樹多株分布各處，頂上畫至懸崖中部為止，不見天空。全景基本上是寫實，惟人物衣冠皆中國古裝。題款在左上角，下款後有「張爰」、「大千」兩方印。右上角兩開章為「東南西北之人」及「大千毫髮」，右下角有「呢宴樓」方印。

這張沃谷圖的神韻、筆觸、構圖、設色均臻上乘，金碧輝煌而無俗氣。十餘年前大千門人簡

文舒女士借去臨了一張，其後不久開展覽會即以高價售出。如果不是為了要利用青綠來烘托出紅葉的鮮艷，大千也許不會作出這樣一幅畫的。畫成後兩年餘，他的目疾開始，再要畫如此工細的山水就有困難了。一九五四年後的三十年期間，在大千的作品中，除淡墨淺彩的畫外，我只看見過一幅青綠山水，也畫得非常好，那是一九六三年畫的，但是筆劃線條較粗，不能歸入工筆。這是一幅「秋山紅樹」圖，其題詞如下：

精鑑華亭莫漫矜 許將蒲雪許楊昇

老夫自擅傳家筆 如此秋山得未曾

董文敏盛稱楊昇峒關蒲雪圖而

吾家僧繇秋山紅樹實為沒骨之祖

此圖約略似之

癸卯六月既望蜀都張大千爰

尼亞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雄壯偉大，世界聞名。我們穿上雨衣戴上雨帽，乘電梯下去走出地洞到瀑布下面的附近，但見萬頃狂濤，如千軍萬馬，奔騰而至，狂風暴雨，吼聲如雷，令人驚心動魄。乘船遊瀑布前，又是一番景象。大千與亞塵都勾了很多畫稿。大瀑布很好看，但是畫起來也如山洞、峽谷一樣困難，構圖不易。西洋畫家畫尼瀑的不少，可是我沒有見過一幅堪稱傑作的好畫。大千回南美後有一次來信說，吟咏瀑布的詩已做好，「畫成即寄上就正」。但是以後沒有下文。後來知道他那時將在香港開展覽會，為期急迫，畫成馬上直接送去了。我有朋友在港看過那次畫展，見到大千的尼亞加拉瀑布圖，盛讚其構圖的佳妙，並謂畫上題有某年「與孟

休同遊」等字，聞此畫後來為南洋一收藏家購去了。大千真是奇才，無論如何難畫的題材，到他手裏總有辦法。

大千對沃谷念念不忘，時常說要再去看看。

十五年後我又陪他舊地重遊，同行者有他的夫人徐愛波女士、女公子張心嫻女士和他的班底：一位是名廚真海雲先生，另一位是裝裱專家黃珣先生。我們在沃谷照了不少的照片，順道又遊了一次尼亞加拉瀑布。

四

一九五三年大千先生來紐約後，我常有機會看他揮毫。他見我興趣濃厚，也常把他的作品給我臨摹。我的筆路似乎同大千較近，學起來容易上手，一口氣就臨了許多幅。有一次張蔭延博士走進季遷的畫室，遠遠地對着我臨的幾張畫，說是大千畫的。蔭延是大千同門胡肖石先生的大弟子，博古通今，精書法，善鑑別，在他的面前魚目混珠不是容易的事。又有一次王方字教授來我寓所，望見我臨的幾張畫，也說是大千畫的。方字是書家，精鑑賞，居然也看走了眼。這兩次都使我受寵若驚，得到鼓勵。

同年十月裏，于斌主教創辦的華美協進社在紐約市立亨特學院舉辦了一次當代中國畫展覽會，我參加的畫中選有臨大千的畫。有作品參加這次畫展的人不少，計有張大千、王季遷、李述初、王少陵、何靈琰、蔣中一、付景文、王英保、王濟遠、汪亞塵、余靜芝、張書旂、張孟休等約三十人。這是大千來美後首次展出他的作品。

大千見我學畫起勁，就因勢利導，給我許多鼓勵和幫助。那時他喜歡用日本裱製的冊頁（又稱葉冊）作畫，我試試覺得紙質甚佳，不太生，也不太熟，很受墨。一九五三年六月他到東京，寄了許多冊頁給我，包裹內並附有花青、藤黃、赭石等國畫顏料一批，以及閣立本「歷代帝王圖卷」、郭河陽「秋山平遠圖卷」、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等印本，後又寄來顧闓中「韓熙載夜宴圖卷」精印本，供我研究參考。他到香港又請高嶺梅先生把他的作品照相印了幾十張送我。嶺

上圖：張大千（右二）、王濟遠（右）、朱家華（左）及其子祖錫女美並攝於紐約長島牡丹園。下圖：張大千（左）與汪亞塵在尼亞加拉河畔寫生打草稿。



梅收藏大千的畫很多，相片尤其齊全，各個時期的都有。有一次大千送我一批大風堂選毫東京喜屋監製的畫筆，附有紙條如下：「藝壇主盟四管、小白雲三管、葉筋二管贈呈孟休吾兄家華夫人試用。爰」。隨後各年大千繼續贈送很多繪畫資料和用品，不及備載。他愛護和幫助後輩的熱忱，令人深深感動。

繪畫雖是雕蟲小技，但是不懂訣竅就寸步難行。一九五〇年左右我只有在紐約華埠買的兩管



集大莊狼毫，是寫字的筆。用的紙是日本製的桑

槌紙（太生）和鳥之紙（太熟）。畫起畫來紙筆都不聽話，非常受罪。經大千詳細指點後，益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語的重要。我擁有他贈送的東西後，以他所用的紙筆學他的畫，真是事半功倍。大千大方得很，他離開紐約時，總是把他常用的一網筆放在我家，說下一次來還要

要用。我了解他的好意是讓我有機會試用，但是我不敢用，怕弄壞好筆。我只是加以研究，然後在臺灣、香港、日本等地照樣採購，大千用一種很細小的筆，筆毫細得如針一樣，我從前未曾見過，亞塵叫它「小腳筆」，日本叫做「相面筆」，有大、中、小三號，在東京容易購得。沒有這種筆哪能描出勁秀的鬚眉？

印章是點綴畫面的重要東西。我那時只有一顆從前在國內到郵局取掛號信用的圖章，不足登大雅之堂。看見大千的各種各樣印章，非常羨慕。他的印真多，記得若干年前李順華先生把他的印文蒐集起來編成了一本畫。大千是篆刻高手，有一次他在我家裏見我無印可用，當場就讓我從東京購回的石頭和刻刀為我刻了一方。他把我缺少好印的事，時常放在心上。一九六三年有一次他從巴西來信說：「陳巨來先生近有函札往還，賢聚孟欲刻何印，請將印文寫示，幸早示為感。」

陳先生是大篆刻家，大千有許多印是他刻的。大千又有一次告訴我：「臺灣有人刻得好，你寫信託目寒去辦」，因此我請張目寒先生轉請曾紹杰先生為我和家華各刻了一個牙章，都刻得極好。

繪事方面我的一點點小家中，有許多都是

大千所賜。如今人天兩隔，思之依然。

五

大千先生首次遊美時，年五十四歲，學養已

深厚，畫藝已精湛，精力仍極充沛，正是他的黃金時代。那時他隨意走筆，縱情揮灑，似乎都可以得心應手，產出佳作。自一九五三年起的數年期間，我看他揮毫作畫的次數很多，觀賞他已完成的作品，也為數極多。幾乎件件筆精墨妙，令人傾服。

我第一次看大千作畫是在一九五三年春天。他為我畫一幅小冊頁，約十一吋高，十八吋寬，用他新創的牛毛皴畫山水。牛毛皴是黃鶴山樵王叔明變披麻皴和解索皴而成，用此種皴法作畫是一筆一筆地畫，不是三兩天畫得出一張的。大千拿起一管筆毛散開的乾秃筆，在筆毛尖端略為沾很少的墨，在紙面上揮來掃去，像變戲法一樣，頃刻之間，重疊疊嶂，山谷溪流的輪廓都出來了。然後加以整理，勾出登山小徑，以人物點綴其上，並在適當處所加些樹木房舍。再次用瀟水墨渲染，陰陽向背也出來了。最後略施花青、赭石，便成一幅青葱秀美的佳作。他畫完很得意地笑着說：季遷先生如果看見這樣的畫法，會說這是「野狐禪」。

隨後細細想來，我覺得這種新式的牛毛皴不是亂來，完全符合古人所謂「大膽落筆，細心收拾」的原則。大膽落筆才能够氣韻生動，見魄力；細心收拾才能够見出功力修為。從某種角度看來，我想這種新式牛毛皴是大千晚年所用「瀟墨

」和「潑彩」的濫觴。潑墨畫的原則是「大膽落墨，細心收拾」。他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常常用他的新式牛毛皴法。記得他為業師陳雪屏教授畫的條幅，輕鬆淡雅，便是用此技法。

一九五五年初大千為我畫了一本冊頁，我看他一氣完成。這是簡筆水墨山水通景七幅。所謂「通景」是七幅合起來成一幅連貫的橫卷，但是每幅也自成獨立單位，可分可合。張岳軍先生贈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清石濤寫竹通景十二軸是有名的通景。大千畫的這本冊頁每幅約十一吋高，十六吋寬，合起來橫長將近十呎。畫面有長江萬里圖的格調。右起為平遠江村圖，前有雜樹，後有遠村。中段近景為河岸小村，小屋七八間零落分布，近岸樹後有較大帆船二艘，遠處有遠帆若干。對岸溪流小橋隱約可見。左端一段內漸有崇山峻嶺出現，其間有瀑布、寺宇和人物，烟靄蒼茫，景色清幽。最左端題：

乙未元宵前一日從江戶還歸

三巴之摩詰城道出紐約

孟休仁弟

家華夫人囑畫漫設請

正 大千居士爰

此圖雖是興之所至，隨意揮灑，但氣韻生動，構圖別致，不讓前賢，比之富春山圖，石濤山水，無有愧色。畫成即由擅長文徵明體的汪亞塵先生以遒勁挺秀筆姿題卷首籤條「大千遊目」。

大千病目是從一九五七年開始，視力已受影響，但對他作畫妨礙還不大。一九五八年秋，我

看他畫華山蒼龍嶺大幅，好像沒有眼疾一樣。這幅畫的題詞是：

韓公痛哭蒼龍嶺 謝眺忽思落雁峯
青天一夜銀河寫 漲成大海開芙蓉

戊戌九秋紐約客居與濟遠孟休
家華及門人方召學簡文舒同話

華山之勝縱筆寫此時予目瞶

已一年矣 大千居士爰

詩中講的韓公是韓愈。相傳韓愈登蒼龍嶺，

張大千（右）、郎靜山（左）與作者夫婦一
九六一年攝於東京郎氏集錦寫真展會場。



同視駭得大哭起來。

同年秋天我還看過大千畫大幅秋林圖，畫上題了兩首詩，字跡與目障前沒有什麼差別：

天公狡獪幻丹砂 步陸千山燦若霞
冥想夜來搖落盡 高柯誰與畫寒鴉

（李營丘有古林寒鴉圖）

橋下龜魚逐影明 遊人橋上踏歌行

只緣飽閱兵戈劫 斷盡聲聞不受驚

一九五九年初我看他畫了一幅「山居圖」，畫在一張相當大的舊紙上，筆劃很工細，第一次畫了兩株樹，第二次又添了一株，並畫了很少的山石，以後就沒有見他再畫下去，可見他目力不如從前了。這幅畫是帶回巴西經兩三月的工夫才畫完。完成後全圖格調高雅，筆力蒼勁，近似梅道人風格，確實是當時他的作品中少見的工細精品。

六

一九六一年夏天，我與大千先生有幾天同在香港。他天天訪客盈門，非常忙碌，我們見面不多。有一天他約我到陸羽吃海鮮，知道我即將乘船赴美，於是問明了船名和船期，約定要在日本陪我玩兩天。

七月七日中午船到橫濱靠岸，我遠遠望見大千的美髯隨風飄蕩。他身旁有一秀髮披肩的女郎，我猜想她就是山田女士了。大千出門總是要有人陪他同行，他不去認路，也不記東南西北，在國內如此，在國外亦然。他在日本是由山田陪同跑街辦事。

登岸後大千說，下午和晚上以及次日早晨和中午的節目都已排好，我們要馬上到東京去看東寶劇團表演。我立刻說「看戲不行」。那次我偕內人家華與未滿五歲的小兒祖錫同行，小孩如何安置？他說：「你是外行，日本戲院同中國一樣

，小孩可以進去」，拖着我們就走。路上我才確實感到大千請一本地人陪同帶路辦事真是聰明辦法。我們從橫濱碼頭到車站，買車票、上火車、到東京叫車到戲院、買戲票等等事務，全靠山田去辦，沒有她如何得了？看完戲即到東京近郊借樂園休息，確有賓至如歸之感。

借樂園有若干單獨的雅舍，分布在面積不算小的花園裡，庭院雅潔，花木扶疏，一切裝置設備，完全是日本式的。大千三十年前遊日，曾常下榻此地，算得是老主顧了。晚上吃日本火鍋，跪在榻榻米上，全照日本方式，別有風味。

八日上午去參加郎靜山先生的攝影展覽開幕式，我亦步亦趨地跟着大千。他到後與靜山先生和在場的人寒暄了幾句，就拖着我去看照片，從頭到尾把掛出的很多照片都一一看過，而且對每張都仔細端詳一番，花費不少時間。我忍不住了，問他為什麼這樣慢條斯理地有耐心。他湊近我耳邊細聲說：「這是我們老一輩人的規矩禮貌。從前我在北平開展覽會，梅蘭芳無論如何忙，總要抽出時間來看。他不是簽了名就走，在每一張畫前都站立注視片刻。」如此捧場的辦法，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像張大千、梅蘭芳這樣大名人的成功，也不僅靠才藝過人，還需要善於處世，搞好關係。在展覽場巡禮一周後，我跟着大千回到一張竹子照相前，復看一遍。那張竹子實在照得好，富有詩情畫意。他說：「文與可的墨竹，也不過如此，我要買下來。」這件事情我又不理解了，大千家裏名畫古玩玩很多，花幾十元美金買一張相片做啥？拿回去掛在哪裏？後來叫人把相片取下，由我們自己帶到了四川飯店，他才對我說：「這張相片照得好，送給你，拿回去做畫竹的參考。」這是又一絕招，對老友捧了場，對後輩也有了賞賜。（下期續完）

大千先生兩周年祭（續完）

張孟休

我一進四川飯店便望見大千畫的巨幅松竹高士圖通景四幅，這是一九五九年畫的。這家飯店的店主是名震東京的川菜名廚陳建民先生。日本外務省招待外賓的筵席，經常由他包辦。他常在電視上表演，並辦有烹飪學校，生徒遍布日本各地，已經成了廚閥。大千在四川飯店請了兩桌客，在座有舊友收藏家張伯謹先生、名記者樂想人先生等。那天由建民親自掌灶，烹調出來的菜，有色有香，件件可口，而且有幾樣是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因此大開眼界。第一道是「彩鳳拼盤」，按大千設計的圖案，用雞片、鮑片等食品拼成彩鳳，栩栩如生。這道菜現在不算稀奇，臺灣都有，連紐約的中國餐館也擺得出來，但當時尚屬新創。第二道是「乾燒魚翅」，柔滑味美。全部菜單如下：

- 一、彩鳳拼盤
- 二、乾燒魚翅
- 三、肝膏
- 四、金鑲玉

- 五、乾燒鯽魚
 - 六、口磨鍋巴湯
 - 七、蟹黃草菰
 - 八、大千釀豆腐
 - 九、紹酒蒸鴨
 - 十、椒麻紅油雲白肉
 - 十一、薑汁豇豆
 - 十二、六一絲
 - 十三、黃瓜鷄絲
 - 十四、月餅
 - 十五、西瓜盅
- 佳餚美饌，又好又多，一道一道地上個不停。可惜菜未上完，開船時間已迫近，我們只得包走一些月餅，犧牲西瓜盅，謝謝大千和建民，匆匆登車趕到橫濱上船。

一九七二年又在東京玩了幾天，建民殷勤款待，把我同家華、小兒祖錫和小女美萱安置在千代田區和平町赤坂四川飯店樓上的旅館內。他自己太忙，特請日本通馬晉三先生陪同我們到日光

等名勝去遊山玩水。我們天天下樓吃好菜，隨時進廚房看他烹調，有如看大千作畫一樣，得益不少。建民很有敬業精神，雖已腰纏萬貫，名滿扶桑，仍然每天下廚親自持鍋鏟菜。那時他在東京熱鬧市區開了一家分店，規模宏大，要我為他畫巨幅山水，用來掛在大餐廳裏。我回紐約後因手指患皮膚病經年未癒，不便握管，一再羈延，就擱至今，尚未交卷，未免荒唐，言之愧汗。

七

建民的好友婁海雲先生也是大千賞識的名廚。海雲於一九六三年秋天由巴西到紐約。大千事先來信介紹：「同鄉名廚婁海雲君不諳外國語，盼吾兄賜予照應。」海雲是應聘來紐約主持童浩雲先生出資開辦的四海飯店的。他手藝非凡，能做二百餘種不同的菜，配十幾桌餚饌各異的宴席。做好菜餚不易，配好宴席尤難，這套本領是他長期在大千的指導感召下培養出來的。他的菜送上桌來，有的細緻得像青綠工筆，有的像大氣磅礴

磚的潑墨潑彩，繽紛奪目，變化很多，芳香可口，猶其餘事。

一九六三年秋大千在紐約赫希爾文德動畫廊開了一次規模宏大的畫展。美國讀者文摘社在此次畫展以重金購去了一四二吋半高、三一二吋寬的荷花通景六幅。那時大千應酬多，四海飯店尚未開張，他借我的寓所宴客，每次一桌約坐十二人，請過四、五次。有些什麼客人，現在印象已模糊了，記得除長住紐約的若干熟友外，好像有臺北來的張伯謹先生，巴黎來的郭有守先生，雲遊各地的林語堂先生及其夫人廖鳳女士和女公子，林相如女士等，另有許多洋人。每次筵席全由海雲一手包辦，每次花樣不同。有一次的菜單是：

- 一、西洋菜雞肝膏湯（入境隨俗，先上湯）
- 二、椒麻雞片
- 三、乾燒魚翅
- 四、炸子鴨
- 五、雞翅大烏參
- 六、蟹黃芥菜
- 七、松子碎米雞
- 八、咕咾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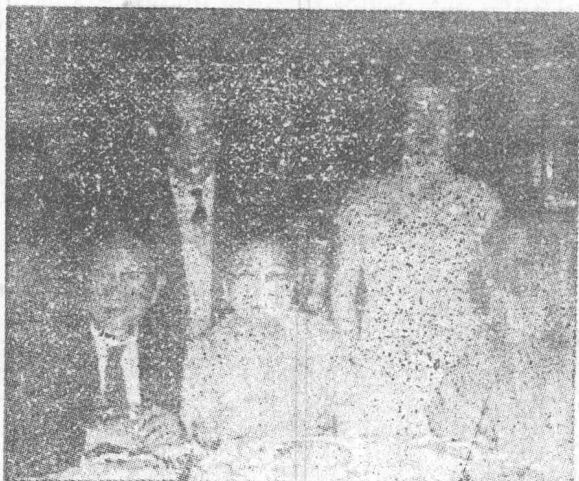
另一次的菜單是：

- 一、雞肝膏湯
- 二、手撕雞
- 三、魚翅
- 四、香酥鴨
- 五、三纖（瑤柱、冬菇、菜心）
- 六、全福海參
- 七、芽菜雞絲

每次由內人家華在廚房照料，看海雲從頭做起，學了不少手藝。上面的菜單和東京四川飯店菜單都是家華提供的，她對烹調興趣濃厚，記憶力強，關於各種細節和年月日期，我都向她請教。

四海飯店開張後，海雲一鳴驚人，不久便成了華人圈家喻戶曉的名廚，他同建民各有不同風

上圖：張大千（右）與林語堂（左）及其夫人廖鳳（後立）合影。下圖：張大千夫婦（中）與作者夫婦（右）及妻海雲（左）一九六五年攝於北美赫德遜河畔。



格，建民是事業家，他是名士派，滿口之乎者也者，談風甚健，有時到我家小酌，有點酒量，可惜不到五十歲就染了肝病。

家華的名廚老師除建民、海雲外，還有建民的老搭檔主持東京新橋四川飯店的黃昌泉先生。昌泉教了一道很受歡迎的「成都素燴」。大千親



自下廚炒醬爆雞丁，我們看過很多次。他的夫人徐雯波女士把她獨門秘方「譚派海參」做法也傳授家華。「譚」是指民國初年北京譚家菜，不是指譚延闓。此外業師陳雪屏教授夫人美因師母特別訂製了一個蒸雲南汽鍋雞的寶藍色大型汽鍋贈送我們，這在紐約也是不多見的。有了這些本錢，家華在朋輩家庭名廚中，居然取得了一席之地。

八

大千先生在六十歲左右，常畫簡筆自畫像，瀟灑可愛，但總是光着牛禿的頭頂。我很喜歡他常戴的高高的東坡帽，却未見過他的自畫像上有這頂帽子。一九六五年秋天，我東施效顰，爲他畫了一張高冠峨峨的像，沒有畫完，背景空白，就拿去給他看。他細細看了片刻說，「眼睛畫得不對，我的眼神不是這樣的。你把畫放在我這裏。」數日後去看他時，他不但在眼珠上加了一滴墨，對鬚鬚和衣紋也略加修改，人背後補了松樹墨，一看真有幾分像他自己的一幅作品。上面還題了他特爲此畫吟成的兩首很有風趣的詩：

烏帽峨峨未識羞 白髮拂拂不關愁
平生狂謬君能寫 我愧添毫顧虎頭
蜩毛繞眼眼有稜 留芳遺臭幾人能
傳神阿堵如椽筆 金箔今朝用未曾

孟休道兄寫予老態野人塵貌
爲之生色見者嘆爲神似而君
意猶未愜囑予鬚鬚間爲添數
筆因成俚語二章博笑

愛 乙巳秋八月

我的一幅草率的畫，哪裏值得這位大師花費這許多精力時間去潤色、補景和題詩？他對後輩如此湊趣鼓勵，真是盛情可感。

次年有許多朋友在吳嘉棠先生寓所爲大千祝壽，到的文人和畫家不少。大家酒醉飯飽後，揮

張大千先生畫像（大千潤色、補景、題詞，張孟休畫）



毫遣興。其時嘉棠夫人上官清華女士習畫甚勤，有人請她揮毫。在她猶豫不決之際，大千說「我們合作，畫荷花。」一句話就鼓起了她的勇氣。她提起有拳頭大的榜書巨筆，蘸足了墨，在六尺宣紙上揮舞，勁道十足，不讓鬚眉，大筆一點，入木三分，紙哪有不穿的道理？大千看眼裏立

刻說，「好，我來」，把筆接了過去。他很快就完成了一張墨荷，在上面題了「大千與淑芸夫人合作」（淑芸是上官的芳名），於是皆大歡喜。

上述兩事僅為湊趣鼓勸性質，讓人高興一下，也就是畫上常題的「以博一笑」。但是大千為後輩職業畫家題畫或同他們合畫作品，則不僅是如此而已，還有提携幫助之意。他了解未成名的畫家生活清苦，真畫不易。有他題字或同他合作的畫，可以價值提高，多賣點錢，而且較易脫手。大千雖生活豪華，講究風雅，但也深知現實人生的艱辛，一面和錢的重要。有一年紐約大都市美術館舉行中國書法展覽，陳列古人法書，並請大千對眾揮毫。展覽廳是大理石建成，又高又宏大，莊嚴典雅。大千喟然嘆曰：建造這種房子花錢很多啊，古人說「銀為雅之本」，一點不錯。他對有交情的後輩，有時送畫不題上款，讓他們可以拿去賣點銀紙，調劑一下生活。

九

大千先生作畫時，有時偶爾放下筆來跟我和家華談談畫理，畫山水談山水畫法，畫人物談人物畫法，引經據典，頭頭是道。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談宋人郭河陽著「林泉高致」中的一段話：「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凡畫至此，皆入妙品。」大千根據這段話取了「可以觀、可以遊、可以居」九個字來論山水：可以觀的是好畫，風景引人起往遊之念者是更好的畫，景色使人欲移家居住者是最好的畫。這幾句話深入淺出，生動有趣，人人可懂。後

來他在加州克密爾的住宅即命名為「可以居」。有一次我把這幾句話派上了用場。

一九六六年的年初，長輩梁和鈞教授對我說，聖若望大學薛光前教授要請我去幫忙，在黃君璧教授揮毫時，加以講解。這是光前出的新花樣。美國賽球跑馬，經常有評論員報告，說什麼人球玩得棒，哪匹馬跑得快，狂呼大叫，引人入勝。但是揮毫表演也要有人在旁喧嚷的事，還沒有聽說過。君璧先生是我的舊識，也是大千的老友，我只得答應了下來。他的號召力大，屆時人山人海，擠滿一堂。他同高逸鴻先生同時上場，高

先畫，他唱壓軸戲。逸鴻先生臨時說他要講幾句話，請我翻譯。冷不防此君口若懸河，一點、二點、三點，一口氣講了八、九點之多，我當時手裏無紙無筆可作筆記，聽到後面幾點時，前面幾點已有些模糊了，要把各點分清，不顧三倒四，談何容易。一時別無好的辦法，我不得不化繁為簡，只略譯他的大意，三言兩語，搪塞了過去。

君璧先生也不示弱，講了些「氣韻生動」和「墨分五彩」的理論，倒是簡短精闢。他畫山水，下筆很快，畫上有山、有水、有林木、有屋宇，景色幽美。我立刻想起「可以觀、可以遊、可以居」九字，把大千的高論搬了出來，與君璧先生的山水畫聯繫上，一時博得掌聲不少。當天該校的校長凱希爾神父說了一些捧場的話。數日後光前說凱校長要請我去教書。次年又有中國畫家在聖大開展覽會，一個胖胖的神父站起來講話，我認得他是研究院院長，他滔滔不絕地把「可以觀、可以遊、可以居」的理論講了一番。隨後他在雞

尾酒會上看見我，他說「原來你也在這裏！」我說「你學得很快！」兩人相對大笑。

大千對君璧先生的畫藝很推崇，尤其佩服他畫的石溪。大千在一九三八年贈送他的畫上會題：「君璧道兄自擅石溪，而乃強余為此，遲遲不敢落筆，越歲同在青城，督促甚急，因以水漬舊紙，彷彿其形，圖成請正，布鼓雷門，不自知愧汗幾斛耳。己卯正月爰。」他兩人相似之處是才藝驚人，處世周到。君璧先生回臺北不久，即托林徵祁先生帶了一幅瀑布送我。二公同享大名，實非偶然。

我同家華有時應各學校邀請去講解中國畫或揮毫示範，需要帶些書畫陳列助興。手邊有葉師陳雪屏教授寫的單條、橫幅、對聯等若干件，都是我們極喜愛的佳作，因此在書法方面的材料可以够用。畫的方面只陳列我們兩人自己的作品，未免單調。大千知道這種情形，於一九六七年特為我畫了幾張屏幅，題材有山水、人物、花卉，盡皆佳妙。真是無巧不成書，山水一幅上題的即是郭河陽「林泉高致」內的一段山水畫訓：

昔人論畫山水有可行者、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為得。此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佳處難得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之，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

郭河陽山水訓 大千漫錄

十

一九五七年大千先生在香港作畫，見紙上有污點，連換數張都是如此，在座友人都說他的眼

晴出了毛病。同年秋天他到紐約住院醫治。後來他曾將他在醫院作的詩寫了一張冊頁送我：

臥病高樓上 窗前飛亂雲
卷舒看即變 散滅寂無聞
爲雨應非爾 遮天豈任君
行藏祇如此 何故尚紛紛

丁酉秋目醫就醫珂崙比亞大學眼科
研究院看雲感賦

越歲十月書似

孟休宗兄吟教 大千居士爰

幸好病情不重，他可以照常作畫寫字，但作工細繁複的畫易累，作精細的工筆不免有困難。一九五八年他爲我畫了一張橫幅墨荷，用他在日本特製的仿宋羅紋紙畫的，十九吋高，一五〇吋寬，題詞是：

露濕波澄夜寂寥 冰肌怯暑未全消
空明水閣冷冷月 翠扇殷勤手自搖

戊戌六月寫寄

孟休家華伉儷博笑

大千居士爰三巴摩詰城南

這一首是他題荷常用的詩，畫得同他過去各年作品一樣的好，惟全畫的色調比過去的畫略爲深了一點，好像罩上一層澹澹的陰影。以後各年他的目力似乎漸漸略爲減弱，作畫線條漸粗，常用濃墨。我們可以說，他的晚年作品，是以濃墨爲主。下面是他至一九六九年爲止的代表作：

一九六二年：澹雅染色的青城山圖通景四幅，每幅七九吋高，五六吋寬。

一九六三年：潑彩青綠山水，瀑布圖，五三吋高

，二七吋寬。

一九六四年：着澹色的幽谷圖，五六吋高。三〇吋寬。

一九六五年：着澹色墨荷，五六吋高，二九吋寬。

一九六六年：墨荷，四〇吋高，七六吋寬。

一九六七年：峩劍薌巫四名山圖通景四幅，六九吋高，一三五吋寬。

一九六八年：寫謫仙詩意，三八吋高，七五吋寬。

一九六九年：黃山圖卷，一八吋高，五五四吋長。

以上各圖除墨荷外，基本上都可歸入潑墨一類。

一九六五年大千爲我畫了一幅破墨山水，也是用的仿宋羅紋紙，大小與墨荷相同，畫上題詩，只寫了下列數行：

乙巳夏孟紐約寓居

孟休道兄索予爲破

墨法既遷八德國破

二日之功成此寄呈

兼請

家華夫人榮正 大千居士爰

這張畫是他的傑作，畫法新穎，墨韻奇妙，魄力雄偉，氣象萬千，惟色調更加深重了一些，陰沉氣氛更多了一點，這幅畫至今仍懸掛在我的客廳裏，每次望見，如對故人。

大千作成此畫後不久，眼睛病況變得更壞了。他指揮工人布置八德國，搬奇石砌假山，有時

興致來就親自動手搬移，用力過猛，使眼球網膜上微血管破裂處所增多，竟造成眼睛發黑的現象，眼力越來越差。他看見很濃的墨覺得不夠黑，看見很深的紅色覺得不夠紅。但是他畫較粗筆的花卉和山水的能力，沒有減退。一九六八年他爲我畫了一張大幅荷花立軸，與他過去作品一樣的筆力雄健，韻味深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底，大千來紐約轉波士頓治眼疾，旋於年底或一九六九年初在紐約進醫院施手術。其時大千的左眼患白內障，看東西如隔一層毛玻璃，模糊不清，右眼網膜微細管有五十七個小裂口，醫生決定治右眼，用那時新發明的激光治療法，以尖銳的激光照射裂口使血液凝結，封閉裂口以後，據說眼力可以恢復如常人一樣。誰知動手術後，很久未見康復，病情反而變得更壞。一時謠傳他的眼睛瞎了。那是不確實的話。一九六九年夏天大千的哲嗣張葆羅先生來訪，從巴西帶來了一幅潑彩青綠雪景，二十吋高，三十吋寬，右角下題：

孟休家華梁孟儷賞

己酉端午後三日

爰翁五亭湖

左上角題詩：

剪水飛花自一奇 爛鋪大地出瑤池
仙人作意恣遊戲 不道人間凍不支

去秋紐約雪深十四尺

孟休寓書見告謂數十年來所未有曾賦此詩

因書於此 爰並識